成大中文學報 第五十五期 2016年12月 頁 157-200 國立成功大學中文系

現存三種《道一編》版本考辨——兼論聶豹刪改本之意義

何威萱*

摘 要

《道一編》是明成化、弘治年間著名學者程敏政(1445-1499)的重要著作,該書以文獻考據的方式論證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二人學術思想「早異晚同」,於明代中後期頗具影響力,論者或謂王守仁(陽明,1472-1529)《朱子晚年定論》取材於斯。目前可見的《道一編》有三種版本,無論卷數、內容均不一致,若未清楚梳理,恐有礙吾人對程敏政乃至王陽明的理解,亦無法正確認識明代中期和會朱陸的論述。經本文考察,可知三種《道一編》中,「李信刻本」應為弘治3年(1490)的程敏政原本,「李汛刻本」應為稍後之重刻,二者均為六卷本;五卷本為嘉靖7年(1528)陽明後學聶豹(1486-1563)於福建巡按任上按李汛本所刊,除刪去原書卷一之外,更刪削了書中部分內容,這些內容與其當時對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的看法頗趨一致,書中旨趣已與程氏原書不同。

關鍵詞:道一編、程敏政、聶豹、朱熹、朱陸異同

^{*} 元智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Bibliographical Research on Three Editions of *Dao Yi Bian*: with a Related Discussion of Nie Bao's Work of Deletion

Ho Wei-Hsuan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Yuan Ze University

Abstract

Dao Yi Bian is the masterpiece of Cheng Min Zheng (1445-1499), who is an eminent scholar in the imperial Hanlin Academy between Chenghua (1465-1487) and Hongzhi (1488-1505) period. Dao Yi Bian purported to prove that although the thoughts of Zhu Xi (1130-1200) and Lu Jiu Yuan (1139-1193) about learning differed at the beginning, they eventually reconciled with each other in their final years. The effect of Dao Yi Bian's conclusion was enormous, that scholars always regarded it as the precedent of Wang Yang Ming's 1472-1529) Zhu Zi Wan Nian Ding Lun. However, there are three different editions of Dao Yi Bian, two are six-scroll, the other is five-scroll. It would be difficult to realize the meaning of this important book if we did not distinct its editions clearly. This article is about to investigate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these three editions, not only demonstrate the original six-scroll edition of Cheng Min Zheng, but also present the deletion made by Nie Bao (1486-1563) in the five-scroll edition he published later.

Keywords: Dao yi bian, Cheng Min Zheng, Nie Bao, Zhu Xi, the difference between Zhu Xi and Lu Jiu Yuan

現存三種《道一編》版本考辨——兼論聶豹刪改本之意義*

何威营

一、前言

《道一編》是明成化、弘治年間著名學者程敏政(1445-1499)的著作。程敏政字克勤,別號篁墩,是明代首位奉詔入翰林院讀書的神童。成化2年(1466)榜眼及第,累官至禮部右侍郎兼翰林學士,弘治12年(1499)因涉「鬻題案」下獄,被迫致仕,出獄四日猝逝。「學者已指出,明代中期除理學思想轉趨強調心性修養,同時興起一股博考經世之學風²,程敏政正是代表之一。時人稱「成化、弘治間,翰林稱敏政學最博贈」3,閻若璩(1636-1704)亦譽其「博極群書者也,尤精考究」4,借近人對其關注不多。實則程氏於政治、學術上俱有可觀:在政治上,其於弘治元

^{*}本文初稿曾提交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呂妙芬教授主持之「近世儒學研究工作坊」進行討論,並宣讀於「第七屆中國古文獻與傳統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主辦,2016.10.14-15),與會學者及學報二位匿名審查人惠予諸多寶貴意見;而在資料上的蒐集上,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所解揚、陳時龍、趙現海三位教授提供了重要的幫助。本文為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從『無極』到『歸寂』——以《道一編》五卷本、六卷本比較為中心看聶雙江的早期思想」(MOST 104-2410-H-155-052)之部分研究成果,承蒙科技部惠予經費支持,以及計畫助理元智大學中語系黃定揚同學的多方協助。特此併申謝忱。

¹ 關於程敏政的生平事蹟,參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中國文化研究所 學報》63(2016.7),頁 91-122。

² 參 Hung-lam Chu(朱鴻林),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Ming Studies* 27 (1989): pp. 5-16.

³ 明・鄭曉:《吾學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史部第 1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卷17〈太子少保程襄毅公〉,頁407。

⁴ 清・閻若璩:《潛邱箚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第 141 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巻 5 〈與戴唐器・又〉,頁 180。

年(1488)進呈之〈奏考正祀典〉,係嘉靖 9 年(1530)首輔張聰(1475-1539)大舉改革孔廟祀典之重要參考依據,影響爾後中國的孔廟規制與從祀判準⁵;在學術上,其編纂之《皇明文衡》係明代重要的文章選集之一;而論「朱陸異同」的《道一編》更被視為啟發王守仁(陽明,1472-1529)《朱子晚年定論》之先聲。

「朱陸異同」係宋末以來重要理學談題,吳澄(1249-1333)、虞集(1272-1338)、鄭玉(1298-1358)、趙汸(1319-1369)等人更朝「和會朱陸」調停⁶,尤其趙汸於〈對問江右六君子策〉中率先提出設使朱(熹,1130-1200)、陸(九淵,1139-1193)「合并於暮歲,則其微言精義必可契焉」⁷的論斷,更從時間軸上提供二人學術思想「早異晚同」的可能性。⁸程敏政《道一編》正是在此基礎上繼續深入,全書共六卷,透過摘錄、考證朱、陸書信年代的方式,論證二人學說確實經歷了「若冰炭之相反」、「覺夫疑信之相半」、「終則有若輔車之相倚」的三階段(此三階段構成《道一編》核心的卷 3、卷 4、卷 5 三卷)⁹,並指出「尊德性為本輔之以道問學」乃二人晚年共同遵奉之終教,二人晚年學說確趨一致。¹⁰《道一編》問世後,雖引起正反兩面不同聲音,但由於該書藉文字考證處理理學重要談題,看似有理有據,一時之間遂成學界興趣所在,如陳建(1497-1567)便指出,「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

⁵ 關於明代前期孔廟從祀判準的演變歷程,及程敏政在其中的重要性,參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56(2015.12),頁 35-86。關於張 璁對程敏政意見的襲用,及二人目的之異同,參何威萱:〈明中葉孔廟祀典嬗變的理論基礎:程敏政 的〈奏考正祀典〉及與張璁孔廟改制觀的異同〉、《清華學報》47:1(2017.3),已通過審查,即將 刊登。

⁶ 參侯外盧、邱漢生、張豈之主編:《宋明理學史(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第 27 章:元代的朱陸合流與陸學」,頁 749-767;張恭銘:〈南宋至元的朱陸和會思想〉,《孔孟月刊》35:9(1997.5), 頁 15-21;劉成群:〈元代新安理學的四個「轉向」〉,《漢學研究》29:4(2011.12),頁 168-174。

⁷ 元・趙汸:〈對問江右六君子策〉,《東山存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卷 2,頁 192。

⁸ 參吳兆豐:〈元儒趙汸的遊學、思想特色及其治學歷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 (2010.7),頁 38-42。

⁹ 見明・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3年[1508]徽州知府何歆刊本),卷28 〈道一編序〉,葉15上。

¹⁰ 明·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 16〈道一編目錄後記〉,葉 11 上-11 下。程氏相關論點可參文 集卷 29〈送汪承之序〉,葉 16 上-16 下;卷 54〈復司馬通伯憲副書〉,葉 16 上;卷 55〈答汪僉憲書〉, 葉 2 下-3 上。

皆全據《道一編》以答矣!」¹¹而該書完成後約三十年,王陽明復撰《朱子晚年定論》,更「引起強烈反動,弄成一巨大風波,鼓動一百五十年。」¹²由於《朱子晚年定論》與《道一編》相近處甚多,故往往為學者同時引述討論,並認為《朱子晚年定論》極可能受到《道一編》影響。¹³

《道一編》原書共六卷,除核心的卷 3、卷 4、卷 5 外,卷一錄朱、陸論「無極」、「太極」之書信七篇,卷二錄二人論學詩三首,卷 6 則收元儒論二人學行文字六篇。 嘉靖 7 年 (1528),陽明後學聶豹 (1486-1563)重刻之,並刪去原書第一卷,是為 五卷本。目前坊間已出版之《道一編》有以下四種:

- 1、六卷本《道一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6冊,影印南京圖書館 藏明弘治3年[1490]李信刻本。
- 2、五卷本《道一編》,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第6冊,影印北京大學 圖書館藏明嘉靖31年[1552]刻本。
- 3、吳明松點校本(五卷本),收入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五種》,南昌: 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年。
- 4、張健點校本(五卷本),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

以上四種文獻均方便查找,卻存在兩大問題。首先,兩種點校本之底本均為五卷本,經筆者比對,五卷本除削去原書首卷外,中間其他篇章內容亦有差異(詳下文),顯已不能反映程氏原書樣貌,不宜做為點校底本,更不應據以討論程敏政的思想。其次,六卷本雖收於《續修四庫全書》,但筆者發現臺北國家圖書館所藏六卷本《道一編》(原北平圖書館收藏,今寄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與《續修四庫全書》所收並不相同,二者的關係亦待釐清,方能據以準確論述程敏政之學思、乃至於《道一編》和《朱子晚年定論》的關係。

有鑒於此,本文以下將梳理目前可見的三種《道一編》(兩種六卷本及五卷本),

¹¹ 明・陳建:《學蔀通辨》(臺北:廣文書局・1971)・卷3〈前編下〉・頁29。

¹² 陳榮捷:〈從朱子晚年定論看陽明之于朱子〉,《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8),頁355。

¹³ 參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3),頁 230-249。

透過文字比勘,確立兩種六卷本之間的關係,以及五卷本的削刪內容,以期能豐富學界對《道一編》版本及相關問題的認識。

二、《道一編》的著錄與庋藏情況

弘治元年十月,程敏政受政敵彈劾,被迫致仕返回安徽休寧老家,直至弘治 5年(1492)始獲昭雪復官。¹⁴其〈道一編序〉文末自署「弘治二年(1489)歲已酉冬日長至」¹⁵,知是書於其罷官返鄉初期業已完稿。按序中所言,他原先只想「序而藏之」¹⁶,未擬公開此書,然隔年一場大病打亂了計畫:

僕自歸田,連歲抱病,至庚戌(弘治三年,1490)夏秋間幾不救矣!門生子弟取僕平日猥說若《道一編》之屬彙次鍰梓,僕蓋不知也。杪冬,疾少間,乃始知之。蓋深懼出之太早,必致人言。¹⁷

程氏稱《道一編》的刊行非其本意,乃門人於其大病期間擅作主張。¹⁸據其門人撰於弘治3年十一月之後序云:「敬閱之餘,遂命工刻梓,廣其傳,與四方學者共焉」¹⁹,知是書當刊刻於弘治3年底。嘉靖7年聶豹巡按福建,建養正書院,「重刻《傳習錄》、《道一編》、《二業合一論》、《大學古本》以訓迪諸生。」²⁰據聶豹云,《道一編》時

¹⁴ 參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頁 102-111。

¹⁵ 明·程敏政:〈道一編序〉,《篁墩程先生文集》, 卷 28, 葉 15 上。

¹⁶ 明•程敏政:〈道一編序〉,《篁墩程先牛文集》, 卷28, 葉15上。

¹⁷ 明·程敏政:〈復司馬通伯副憲書〉,《篁墩程先生文集》,卷 54,葉 16 上。

¹⁸ 此說應為托辭,蓋《道一編》刊行後,程氏四處發送給門人、朋友,冀其認真研讀並「誦習之」, 毫無避諱之意,如汪祚、司馬垔、汪舜民等都曾細讀過《道一編》,謝鐸亦曾收到此書。見《篁墩 程先生文集》,卷 29〈送汪承之序〉,葉 16 上;卷 54〈復司馬通伯憲副書〉,葉 16 上;卷 55〈答汪 僉憲書〉,葉 2 上;卷 54〈與謝鳴治祭酒書〉,葉 9 下-10 上。

¹⁹ 明・李信:〈道一編後序〉,明・程敏政:《道一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 936 冊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565。

²⁰ 明·宋儀望:〈明榮祿大夫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贈少保諡貞襄雙江聶公行狀〉,《華陽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11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卷11,頁734。聶豹對程敏政及《道一編》的欣賞並未因為拜入王門而有所改變,如其撰於嘉靖26、7年的〈幽居答述〉

已「寂焉弗傳,刻板亦不知其何在」²¹,故其親自重新校刻。聶豹自謂校正時刪去原書第一卷(朱、陸「無極」之辯),理由是其內容「皆二公早年氣盛之語,其於尊德性之學亦不甚切」²²,故其所刻《道一編》只有五卷。嘉靖 31 年(1552),時任監察御史清軍於福建的沈籠與福建右布政使汪宗元合作再次重刻《道一編》,選擇的便是聶豹刪校過的五卷本。陳建於其《學蔀通辨》中對《道一編》的版本描述如下:

《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 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²³

所謂「王陽明門人」即聶豹。陳建謂《道一編》有兩種,一是程敏政的徽州刻本, 一是聶豹刪節的福州刻本,基本上能反映上述情形。而在明代中葉以來各種重要藏 書目錄中,亦不乏相關記載,試分類論之:

(一) 傳統目錄

表一: 六卷本《道一編》24

目錄名	編者	分類	說明
《續文獻通考》	王圻	集	《程篁墩集》、《篁墩續稿》、《道一
			編》六卷,俱程敏政。敏政字以勤,休寧
			人。
《傳是樓書目》	徐乾學	子部儒家	《朱陸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編,二本。
			又一部,一本。

中,便告訴弟子戴經:「暇可看《道一編》,我朝理學名臣,獨遺篁墩程先生。先生所著《道一編》、《心經附註》,煞有見;至論朱陸之學,有取日虞淵手段。」見明·聶豹:〈答戴伯常〉,《聶豹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卷10,頁342。

²¹ 明·聶豹:〈重刻道一編序〉,《聶豹集》, 卷 3, 頁 47。

²² 明·聶豹:〈重刻道一編序〉,《聶豹集》,卷3,頁48。

²³ 明·陳建:《學蔀通辨》,卷 3〈前編下〉,頁 29。

²⁴ 見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65 冊,卷 178,頁 445、卷 182,頁 479;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0 冊,卷 3,頁 738;清・丁丙:《善本書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7 冊,卷 15,頁 337;清・丁仁:《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921 冊,卷 10,頁 201;清・永瑢:《四庫全書總目》(北京:中華書局,2003),卷 95,子部,儒家類存目一,〈道一編〉,頁 808;清・嵇璜:《續通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卷 160,頁 4203;清・嵇璜:《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卷 174,頁 4215。

《四庫全書總目》	永瑢	子部儒家類・存目	《道一編》六卷,浙江汪汝瑮家藏本。不 著撰人名氏,編朱、陸二家往還之書而各 為之論斷,見其始異而終同。考陳建《學 蔀通辨》曰:「程篁墩著《道一編》,」 云云。然則此書乃程敏政作也。
《欽定續通志》	嵇璜	藝文略諸子類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撰。【按:後 文曰「以上見《四庫全書·存目》」】
《欽定續文獻通考》	嵇璜	子•儒家	《道一編》六卷,不著撰人名氏。
《善本書藏書志》	丁丙	子部	《道一編》六卷,明刊本。右宏治二年新安程敏政撰,敏政字克初,休甯人。 合朱、陸兩家之言以證其同,附以諸賢論 贊,前有自序,末有門生祁閭李信後序。 《四庫》入附存目錄。
《八千卷樓書目》	丁仁25	子部儒家類	《道一編》六卷。不著撰人名氏,明刊本。

以上記載可看出三點現象:

- (1)表一反映明清時期六卷本《道一編》至少有兩種不同的傳本,一種可直接辨認編者為程敏政,如《續文獻通考》、《傳是樓書目》、《善本書藏書志》所記;另一種則不知作者,如《四庫全書總目》、《欽定續文獻通考》、《八千卷樓書目》所記(《四庫全書總目》是見了陳建的記載,方推斷作者為程敏政)。但這無法說明二者版本不同,蓋查閱今存三種《道一編》,各卷卷端均未有任何署名,唯一線索乃書首〈序〉末的程敏政署名,故《四庫全書總目》之所以不知作者,或因其書書前缺少程〈序〉而致,至於二者版本異同則不可知。²⁶
- (2)《續文獻通考》與《善本書藏書志》雖知作者為程敏政,然簡介其生平時 卻錯植其字曰「以勤」、「克初」。筆者嘗撰文指出,程敏政由於涉入鬻題案驟逝,頓

²⁵ 《八千卷樓書目》編者或署「清丁丙藏,清丁仁編」,或署「丁立中」,詳參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頁 229-231。此處從所引《續修四庫全書》之題名。

^{26 《}四庫全書總目》謂其《道一編》來自「浙江汪汝瑮家藏本」,查〈浙江省第四次汪汝瑮家進呈書目〉云「《道一編》六卷,程敏政撰」、《浙江采集遺書總錄》亦明標《道一編》六卷為「程敏政撰」、可見該書送呈之初應頗完整。《四庫全書總目》該篇提要之所以不知《道一編》作者,除可能因送呈過程中遺失程〈序〉,亦可能是編寫提要者麤心未讀程〈序〉而逕看內文,故致紕漏。見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浙江省第四次汪汝瑮家進呈書目〉,頁 104;清・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收入中國書店出版社編:《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2008),頁 185。

成一時禁忌,故其雖揚名一時,卻極不相稱地缺少各式傳記。²⁷此處現象亦反映程 氏生平資料之闕如。

(3)《善本書藏書志》、《八千卷樓書目》均為杭州丁家所編,然前者標明「新安程敏政撰」,後者卻署「不著撰人名氏」。由於丁家八千卷樓確藏有可辨認作者的六卷本《道一編》(詳下文)²⁸,而《八千卷樓書目》不但在著錄《道一編》時低一格(書前羅集〈序〉:「低一格者為《四庫》附存」,頁 63),且與《四庫全書總目》同題為「不著撰人名氏」,故可推測丁家在編纂《八千卷樓書目》時,或未完整檢閱較早編成之《善本書藏書志》及家中藏書,而有部分逕迻錄自《四庫全書總目》的情況。²⁹

士 一		工业士	《道一編》	30
衣一	•	丑茶本	《理一編》)

目錄名	編者	分類	說明
《千頃堂書目》	黃虞稷	子部儒家類	程敏政《道一編》五卷,又《心經附
			注》三卷。
《明史》	萬斯同	子部儒家類	程敏政《道一編》五卷,又《心經附
			注》三卷。
《國史經籍志補》	宋定國、謝星纏	子部	程敏政《道一編》,五卷,一冊。
《明史》	張廷玉	子類儒家類	程敏政《道一編》五卷。
《天一閣書目》	范邦甸	子部儒家類	《道一編》五卷,刊本。明程敏政撰,
			永豐聶豹序。

上表記五卷本各條,均載明作者為程敏政,其中《天一閣書目》更註明收有聶豹之〈序〉。進一步檢閱,由於兩種《明史》之〈藝文志〉均源自《千頃堂書目》,故所

²⁷ 參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頁 111-119。

²⁸ 據孫峻〈序〉,丁家藏書凡著錄於《四庫》者,藏諸嘉惠堂;凡存目之書,則庋於八千卷樓。見清·丁仁:《八千卷樓書目》,孫峻〈序〉,頁 62。

²⁹ 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已指出,《八千卷樓書目》編排時過於以《四庫全書簡明目錄》 為準繩,其「著錄書籍卷數時全照《四庫》」,並不惜忽視家中實際收藏版本情況。本文此處所云從 旁證實石氏之論。見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頁 236-237。

³⁰ 見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巻 11,頁 300;清・萬斯同:《明史》,卷 135,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26 冊,頁 385;清・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收入《明史藝文志廣編》第4冊(臺北:世界書局,1976),頁 1235;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卷3之1,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0冊,頁129;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98〈藝文三〉,頁2426。

記相同;而《國史經籍志補》條前謂其資料來自「《傳是樓》子部」,故知前引《傳 是樓書目》中之「又一部,一本」,或即五卷本。

由以上明代中葉以來重要書目之記載,顯示《道一編》確實存在六卷本、五卷本兩種系統,但各自的版本形式與刊刻年代均無法獲知,自然也無法反映存在兩種不同版本六卷本的實情,此為上述資料的限制。

(二)現代圖書目錄

至於《道一編》在現代圖書目錄及兩岸各大圖書館的載錄、存佚情況,《中國古籍總目》、《(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中國古籍善本總目》所記俱詳:³¹

《中國古籍總目》

-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輯
 △明弘治三年李信刻本:中科院(存卷二至六)、上海、南京(丁丙跋)
 △明刻本:國圖(北京)、重慶、福建、臺圖(臺北)
- •《道一編》五卷,明程敏政輯 〈明嘉靖間刻本:北大

《(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

-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撰,明弘治三年李汎刻本,八行十七字左右 雙邊(北京圖書館、重慶市圖書館)
-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撰,明弘治三年李信刻本,十一行十九字黑口四周雙邊(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上海圖書館)
- 《道一編》六卷:明程敏政撰,明弘治三年李信刻本,清丁丙跋(南京圖書館)
- •《道一編》五卷:明程敏政撰,明嘉靖刻本,九行二十字白口四周雙邊

³¹ 見中國古籍總目編委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子部第 1 冊(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頁 103;天津圖書館編:《(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濟南:齊魯書社,2003),頁 801-802;翁連溪編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線裝書局,2005),頁 801-802。筆者亦嘗檢閱美、日各大圖書館目錄,然暫未發現相關紀錄。

有刻工(北京大學圖書館)

《中國古籍善本總目》

•同《(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惟「清丁丙跋」誤作「本丙」。

此外,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道一編」條所載亦同《(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惟版本形制描述更詳細。³²綜上資料,可知目前兩岸各大圖書館藏有三種《道一編》,一是八行十七字的李汎刻本(六卷),一是十一行十九字的李信刻本(六卷),一是九行二十字的嘉靖刻本(五卷)。實際檢閱臺北國家圖書館之李汎刻本(原北平圖書館收藏,今寄存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書末跋文,可發現刊刻者當為「李汛」而非「李汎」,故以上資料均應改作「李汛刻本」。³³

對照上列傳統書目,表二各種五卷本應與今北京大學圖書館所收之五卷本相同,然表一各種六卷本究竟是「李汛本」或「李信本」?除丁丙《善本書藏書志》標明「李信後序」外,餘均無法確定。更令人好奇的是,兩種刻本都被今人標記為弘治三年刻本,但刊刻者與版本形式卻都不同,不太可能是同時的出版品。那麼究竟「李汛本」與「李信本」何者是「程篁墩所著原本」?兩人及各自刻本是何關係?與五卷本的差異又是如何?以下試論其詳。

三、兩種六卷本《道一編》的異同與先後

(一) 兩種六卷本《道一編》形制、內容之異同

首先,兩種六卷本《道一編》之版本形式極為不同:

1.南京圖書館藏李信刻六卷本(見圖一、圖二)。李信本《道一編》,正文半葉

³² 見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 32 〈道一編〉,頁 1438-1439。

^{33 「}汛」、「汎」二字誤刻之例,至近代仍屢見不鮮,如郭沫若《青銅時代》初印本,首篇〈先秦天道觀之進展〉,謂「老子和孔子在根本上都是汛神論者」,「汛」字顯為「汎」之字誤刻。見郭沫若:〈先秦天道觀之進展〉,《青銅時代》(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頁38。該文頁42作「汎神論」。

十一行,每行十九字,粗黑口,雙黑魚尾(相隨),四周雙邊,版心刻有「道一編卷〇」及刻工名,全文字體為趙體字。書前收〈道一編序〉一篇,署「弘治二年歲已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書末收〈道一編後序〉一篇,署「弘治庚戌冬十一月朔旦門生祁間李信識」。書前有丁丙題跋初稿一則34,與今《善本書藏書志》所錄文字全同。35〈道一編序〉葉1上鈐有四處藏書印記:「秀水朱/氏潛采/堂圖書」、「丁氏八/千卷樓/藏書印」、「四庫坿存」、「江蘇弟一/圖書館/善本書/之印記」,知此書先為朱彝尊(1629-1709)所藏36,後為丁氏家族所得;光緒33年(1907)丁氏後人經營之官銀號出現巨額虧空,決定出售藏書,兩江總督端方(1861-1911)及時搶救,購入大部分圖書並設立江南圖書館庋藏之37,故此書今日得見於南京圖書館。38







圖二 李信本《道一編》卷一第一版

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李汛刻六卷本(見圖三、圖四)。李汛本《道一編》,正文

³⁴ 明・程敏政:《道一編》, 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6 冊, 頁509。

³⁵ 見清·丁丙:《善本書藏書志》,卷 15〈子部一〉,頁 337。

^{36 《}竹垞行笈書目》待字號有「《道一編》一本」。見清·朱彝尊:《潛采堂書目四種》、《竹垞行笈書目》,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頁557。朱氏藏書「至其孫稻孫時,貧不能守,漸歸散佚。」見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書店,1983),頁432-433。

³⁷ 見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臺北:廣文書局,1970),卷 19〈道一編〉,葉 35 上。江南圖書館為中國近代首座公共圖書館,其成立始末參柳詒徵:《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收入《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彙編》第 20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4),頁 336-343;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頁 111-121。

³⁸ 江南圖書館後數度更名,「江蘇省立第一圖書館」為其一,1954 年改「南京圖書館」迄今。

半葉八行,每行十七字,白口,單白魚尾³⁹,左右雙邊,版心刻有「道一編卷○」, 無刻工名,除〈序〉、〈後序〉為趙體外,目錄、正文在歐體、匠體字之間。如書前 收〈道一編序〉一篇,署「弘治二年歲己酉冬日長至新安程敏政書」;書末收〈道一 編後序〉一篇,署「弘治庚戌冬十一月朔旦門生祁誾李汛識」。〈道一編序〉葉1上 鈐有「京師圖書/館收藏之印」,知此書原存國立北平圖書館甲庫,抗戰期間在錢存 訓協助下,暫存美國國會圖書館,並由美方製作微縮膠卷41,王重民於受聘美國國 會圖書館整理圖書期間曾翻閱此書,著錄於其《中國善本書提要》中。42原書則於 民國 54 年運抵臺灣中中央圖書館保存,後寄存臺北故宮博物院。43 香民國 58 年編 訂、專門著錄「民國五十四年十一月自美運返,前北平圖書館寄存美國之善本」(書 前〈編籍例言〉語〉之《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當中即載 有「《道一編》,明程敏政編,明刊本,四冊。」44



李汛本《道一編》書首〈序〉



李汛本《道一編》

|目錄編排||亦非一致。二書雖同為六卷,然李信本目錄卷 2 首二篇

³⁹ 正文大多為單白魚尾,少數葉面為單黑魚尾: 卷 1 第 1、2、13、14、16、17、41 版、卷 3 第 29 版、 卷4第9、18版。

⁴⁰ 卷 1 書法韻味較重,卷 2 以下較多匠體氣息,應是刻工不同所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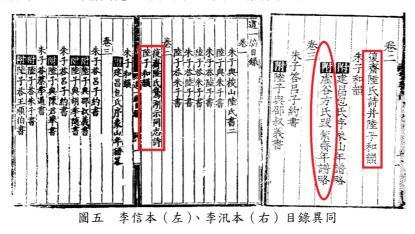
⁴¹ 關於這批書籍寄送之過程,參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臺北:傳記文學, 2007), 頁 12-17。

⁴² 該條註明「《道一編》六卷,四冊,明弘治間刻本[八行十七字]」,藏於「北圖」。王氏並抄錄書前程 〈序〉全文。見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子部儒家類,〈道一 編六卷〉, 頁 229。

⁴³ 參胡述兆:〈我對國家圖書館的一些期望〉,《國家圖書館館刊》102:1 (2013.6),頁 11-14。

⁴⁴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 1969),子部儒家類,頁127。

為「復齋陸氏鵞湖示同志詩」、「陸子和韻」,卷末為「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略」(頁511);李汛本目錄卷2首篇則作「復齋陸氏詩并陸子和韻」,「陸子和韻」併於其中而不載(然內文標題、篇章均未變動),卷末於「附建昌包氏序象山年譜略」後,多「附虛谷方氏跋絜齋年譜略」一篇(葉1下)。(見圖五)



復次,二書內文文字亦有差異。經筆者對勘,二者文字之異約三十餘處,其中李汛本錯刻音近、形似字為最大宗,如卷 3〈朱子答呂子約書〉按語,李信本作「指朱子也」,李汛本誤作「指諸子也」;卷三〈朱子與黃直卿書・二〉按語,李信本作「予思傳孟子」,李汛本誤作「序思傳孟子」;卷三〈朱子答項平父書〉,李信本作「更須寬中其心」,李汛本誤作「更須寬中其心」;卷 4〈朱子祭陸子壽教授文〉,李信本作「曾往使之未返」,李汛本誤作「曾柱使之未返」;卷 4〈附陸子與唐司法書〉,李信本作「不私孔子之門戶」,李汛本誤作「不息孔子之門戶」;卷 5〈朱子答呂子約書〉按語,李信本作「鞭策淬礪」,李汛本誤作「鞭策谇礪」。其餘相異文字,李信本多同原始文獻;李汛本僅五處正確,然此五處均為李信本的明顯差舛,不需查核原始文獻即可逕改(詳見附錄)。

以上是目前可見兩種六卷本《道一編》的形制簡介。二者雖皆收有弘治2年程 敏政〈序〉及弘治3年李信/李汛〈後序〉,然此二書差異極大,不可能同時編刻於 弘治3年,故上引數種現代目錄徒據〈後序〉日期,將兩本均標為「弘治三年刻本」 的作法有失嚴謹,應釐定二者的先後關係。

(二) 兩種六卷本《道一編》的先後

為確定二書刊刻之先後,筆者逐字查核二書,認為「李信本」應早於「李汛本」, 並為程敏政之原書。

首先,最明顯的證據即〈後序〉署名之異。二書〈後序〉雖皆題為弘治3年, 然署名者一為李信、一為李汛。事實上,李信、李汛實為一人,查程敏政文集有〈李 生更名字說〉,中云:

祁門李生從予游,嘗作而告曰:「生本名『濬』,長被選為郡庠生,有司者以 濬犯時諱也,為更之曰『從人從言』,而字之曰『彥孚』,顧弟兄聯行文皆從 水,而生獨異,且食廪于官,繆以名上秋試屢矣,奈何其不可終復也!」予 曰:「不然。名在法許更,而子之名與字人習稱之久矣,更之不可相遠也, 宜取名『汛』,而以『彥夫』為字,庶其有叶哉!」生謝曰:「幸甚!」已而 侍御方公以按學至,白其情,方公許之。45

可知此門人原名「李濬」,後改「李信」字「彥孚」,因顧慮家中兄弟名皆從水,故程敏政復為其更名「李汛」字「彥夫」。至於更名的時間點,上引文提及「侍御方公以按學至,白其情,方公許之」,知其正式更名李汛曾獲方姓提學許可。查弘治間任南直隸提學御史者為方誌,然任期不詳⁴⁶;而據方誌同年費宏(1468-1535)所述⁴⁷,弘治2年方誌知金谿縣,於弘治6年(1493)建成縣學尊經閣,「明年,公去為御史,提學南畿」⁴⁸,此正與《明實錄》所載相符。⁴⁹由於方誌提學南畿始於弘治7年底之後,故知李汛正式更名定不早於斯。

⁴⁵ 明·程敏政:〈李生更名字說〉、《篁墩程先生文集》、卷59、葉4上。

⁴⁶ 見清・黃之雋等編:《(乾隆) 江南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卷103〈職官志・文職五〉,頁 1691-1692。明代徽州府隸屬南直隸,下轄歙、休寧、婺源、祁門、黟、績溪六縣,見明・李東陽等 撰,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卷15〈州縣一〉,頁271。

^{47 「}公諱誌,信之其字,與予皆成化丁未進士。」見明,費宏:〈金谿縣學尊經閣記〉,《費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卷8,頁245。

⁴⁸ 明·費宏:〈金谿縣學尊經閣記〉,《費宏集》,頁 244。

⁴⁹ 弘治7年十二月方誌陞任雲南道監察御史・14年六月改任山東左参議,故知其係以雲南道監察御史 提學南畿。見明・焦芳等纂:《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卷 95, 弘治7年十二月丁丑條,頁 1751;卷 175,弘治14年六月庚辰條,頁 3189-3190。

《道一編》刻於弘治3年,彼時李信尚未更名。查李信本〈後序〉云「信敬閱之餘,遂命工刻梓,以廣其傳」,序末屬名「李信」,並有「彥孚」之印,與弘治3年情況相符(頁565-566);李汛本〈後序〉內文及印記雖未更易,仍作「信敬閱之餘」及「彥孚」,然屬名已改為「李汛」(葉1上-2下)(見圖六)。故知李信本應即弘治3年的李信原刻本,而李汛本必出於弘治7年以後,並且是在前者基礎上翻刻改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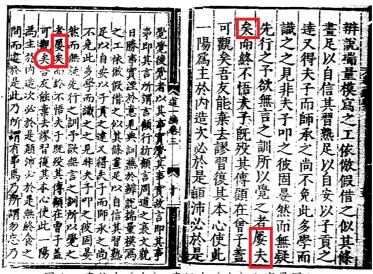
圖六 李信本(左)、李汛本(右)〈後序〉之署名與印記

其次,李信本版心所載刻工姓名,有仇以茂(首見於序,葉 2。或作仇茂、以茂、茂)、仇以才(首見於卷 1,葉 22。或作仇才、以才、才)、仇以中(首見於卷 1,葉 2。或作仇中、中)、仇順(首見於卷四,葉 5。或作順)、黃永晟(首見於卷 1,葉 11)、黃永旻(首見於卷 1,葉 15。或作黃旻)。以上諸人均曾於弘治、正德年間協助刊刻程敏政《宋紀受終考》、《心經附註》、《新安文獻志》、《篁墩程先生文粹》、《篁墩程先生文集》諸書,其中仇以茂、黃永旻更是刊於弘治 5 年、繼《道一編》而作之《心經附註》的刊刻者⁵⁰,故李信本《道一編》為弘治 3 年程敏政原本的可能性極高。又,李信本書末有「婺源汪道全繕寫」數字,知此本全文應是按汪道全繕寫的趙體字手跡刻成。汪道全是徽州著名的書法家,「以能書名郡中,凡梓行

⁵⁰ 見李國慶編:《明代刊工姓名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頁 245、466。關於《心經附註》與《道一編》的關係,見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頁 291-299。

石刻多出其手」,更是程敏政的姻親⁵¹,其為《道一編》初刻本繕寫全文實在情理之中。

此外,尚有兩處文字異同可供推測二書關係。一是卷 3〈附陸子與曾宅之書〉,李信本作「所以覺之者屢矣」(頁 534),李汛本則作「所以覺之者屢夫矣」(葉 15下),後者多一「夫」字。查《象山文集》作「所以覺之者屢矣」⁵²,同李信本,故知李汛本「夫」字衍。考李信本「者屢矣」次行平行處作「可觀矣」,後者「矣」字作上「ム」下「夫」之形,故李汛本之「夫」字或涉錯認李信本次行上「ム」下「夫」之「矣」字而衍(見圖七)。



圖七 李信本 (左)、李汛本 (右)文字異同之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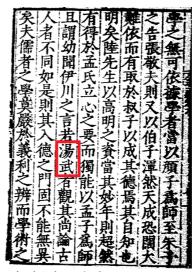
二是卷 6〈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略〉,李信本作「幼聞伊川之言若湯義者」 (頁 563),李汛本則作「幼聞伊川之言若湯武者」(葉7下)。此乃著名理學典故, 陸象山謂其幼時聞程伊川語,頓覺「若傷我者」⁵³,查《東山存稿》亦作「傷我」⁵⁴,

⁵¹ 明·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卷38〈書汪道全所書千文後〉,葉12下-13上;卷92〈輓汪道全〉, 葉14上。

⁵² 宋·陸九淵:〈與曾宅之〉,《象山先生文集》(成化本),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6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卷1,頁538。

⁵³ 此出象山弟子慈湖之轉述:「某嘗親聞先生之言,自謂其為童幼時,聞人誦伊川語,自覺若傷我者。」 此語後收入《象山年譜》、《宋元學案》而廣為人知。見宋·楊簡:《慈湖先生遺書》(濟南:山東友 誼書社,1991),卷 2〈二陸先生祠記〉,頁 93;卷 5〈象山先生行狀〉,頁 175;宋·陸九淵:《象

故二本皆誤。然觀其所誤,邏輯上應是「傷我」先訛為「湯我」,復因誤解文義而臆 校為「湯武」,此即王叔岷所謂「不知字誤而妄改」也⁵⁵;較無可能先自「傷我」訛 作「湯武」,復僅改正一字作「湯我」。故可知李信本應在前,且李汛本必據李信本 翻刻(見圖八)。



圖八 李信本 (左)、李汛本 (右)文字異同之二

由上可知,李信本為程敏政原書,李汛本乃以李信本為底本重刻而成。然則重刻李汛本者竟為誰?筆者以為出於程敏政或李汛的可能性均不高。首先,在李信本中,程敏政於每處「附」文前後,必有按語交待選錄相關附文之緣由,無一例外;然李汛本卷二最末多出的「附虛谷方氏跋絜齋年譜略」,其前後並無任何按語說明之,明顯不符全書體例結構,故此篇應非程敏政所添,此版本亦非其主導重刻。其次,李信更名李汛後,印記亦改為「彥夫」,如其於所撰〈篁墩集後序〉最末便使用新的「彥夫」之印(見圖九);然李汛本〈道一編後序〉除改署名為「李汛」外,內文名諱、文末印記均與未更名前相同,仍作「信敬閱之餘」與「彥孚」(見圖六),

山集》(嘉靖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卷 36〈年譜〉,頁 335;清・黃宗羲、黃百家原著,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9),卷 58〈象山學案・文安陸象山先生九淵〉,頁 907。

⁵⁴ 元・趙汸:〈對問江右六君子策〉,《東山存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221 冊,卷2,頁191。

⁵⁵ 王叔岷:《斠讎學:附斠讎別錄(補訂本)》(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53-354。

若謂此本乃李汛重刊,似不應輕忽自身姓名、印記至此,故疑此版本亦非李汛所刻。 由於李汛本校刻極不精細,慮及陳建所謂「近年各省試錄,每有策問朱陸者,皆全 據《道一編》以答矣」,則此本或為書商謀利之作。但無論如何,李汛本的刊刻者對 「李信更名為李汛」的情況應不陌生,否則不會將〈後序〉的署名改為「李汛」。關 於李汛本刊刻者及其年代的精確判定,尚待更多資料的發掘。



圖九 李汛於〈篁墩集後序〉之署名與印記

四、五卷本《道一編》的刪削

五卷本《道一編》的刊刻、著錄情況已如上述,由於此版本曾經聶豹刪削,故本節將著重討論五卷本的刪削情形及其意義。

(一) 聶豹使用的底本

經上討論已知,李信本《道一編》應為程敏政原本,李汛本則係據李信本重刻。 但李汛本究竟出現於聶豹五卷本之前或之後,仍待釐清:若李汛本晚於五卷本,則 聶豹應係以李信本為底本進行刪改;反之,則不能排除以李汛本為底本的可能。據 本文附錄,凡李信本、李汛本文字相異處,五卷本均與是者相同,甚至上舉「湯我 /湯武」雙誤之例,五卷本則為正確之「傷我」。可見無論聶豹之底本為何,必曾重 新翻檢原始文獻進行校正,故單就文字異同難以斷定五卷本的來源。

不過,就目錄觀之,李汛本目錄卷2首篇標題作「復齋陸氏詩并陸子和韻」,合李信本「復齋陸氏鵞湖示同志詩」、「陸子和韻」二題為一,五卷本目錄此處與李汛本一致,可見五卷本與李汛本必有聯結。由於李汛本顯然直接根據李信本進行翻刻 (除前舉諸證外,觀圖一、圖三、圖六,前後〈序〉字體仿襲之跡亦甚明顯),似無理由獨於目錄取用已削去原書首卷的五卷本編排法;比較合理的解釋,應是李汛本在翻刻李信本時已改動了目錄篇目,而聶豹係據李汛本加以刪削校正。

然而,五卷本卷二最末並未如李汛本多出「附虛谷方氏跋絜齋年譜略」一篇, 此現象可有兩種解釋:一是聶豹手邊除李汛本外,亦同時擁有李信本,故知曉此篇 為後來添入而不取(但這就必須進一步解釋聶豹何以不用李信本為底本);一是聶豹 雖僅持李汛本,然校對過程中亦同本文發現此篇體例與全書不類,故刪去。當然, 吾人亦無法排除存在其他刻本、乃至抄本的可能性,但無論如何,李汛本應是目前 可見最接近聶豹作業底本之刻本。

(二) 聶豹刪削的內容

據聶豹自述,其重新校刻《道一編》時所做的改動,僅在於「前節去『無極』 七書」⁵⁶,亦即刪去有關朱、陸「無極」之辯的原書第一卷,向來批評《道一編》 甚力的陳建也注意到兩個版本的差異:

《道一編》刻本今有二,一徽州刻者,程篁墩所著原本也;一福州刻者,王陽明門人所刪節別本也。別本節去辯無極七書不載,豈亦已覺其弊而為之掩匿耶?57

陳建指出,聶豹改本的不同在於「節去辯無極七書不載」而成五卷本,與聶豹的自陳相同。但若仔細比對兩種《道一編》,可發現聶豹所為實不止於斯。首先,他重新檢閱原始文獻,訂正原書多處錯字;其次,除刪去原六卷本之首卷外,實則尚有多處內文或按語亦被刪除:

⁵⁶ 明·聶豹:〈重刻道一編序〉、《聶豹集》、卷3、頁48。

⁵⁷ 明·陳建:《學蔀通辨》, 卷 3 〈前編下〉, 頁 29。

表三:五卷本《道一編》刪去之內文與程敏政按語

序	六卷本	篇名	文字刪改	說明
號	卷數			
1	卷3	附陸子與張輔	按:陸子前與胡季隨、曾宅之、及此四書,	五卷本刪去「但
		之書,按語	象山之學不能免於世之疑矣。(但曾子三省忠信	曾子」以下38字
			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	
			傳習之本,學者宜有味於斯言。)【李汛本葉22	
			下;五卷本頁 627】	
2	卷 4	朱子答呂伯恭	按:東萊先生此亦二先生相異之一。(然於	五卷本刪去「然
		書,按語	此亦覺於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之	於此」以下26字
			意。陸書附左。)【葉 10 下;頁 636】	
3		朱子跋白鹿洞	(按:朱子於此始亟稱象山之言,蓋發明懇到	五卷本全刪此 44
		書堂講義,按	者,道問學之效;反身深察者,尊德性之功,學	字
		語	者所當究心也。講義附見。)【葉21上-21下;	
			頁 640】	
4	卷 5		(按:朱子謂兩種為學之人,其一「徑趨簡約,	
		書,按語	脫略過高」,蓋指陸子之門人;其一「覺得外馳,	
			支離繁碎」,殆謂己之門人也。然陸子晚年益加	
			窮理之功,朱子晚年益致反身之誠,取是編前後	
			所書者考之,則二先生之學,所謂去短集長、兼	
			取眾善者,真入道進德不易之法程也。)【葉 14	
			下-15上;頁651】	
5			(按:此二書皆稱象山為「陸丈」,所以尊禮之	
		書,按語	如此。前一書稱其收拾身心有功,居敬之亦密者	字
			也;後一書稱其所言明當,窮理之益精者也。朱、	
			陸二先生於是,將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SP .	() () () () () () () () () ()	【葉22上;頁653】58	
6	卷 6		【葉5下-7上;頁656】	五卷本全刪此全
		真卿書畧		文、按語

綜觀上列六處刪削,可發現所刪文字多與此兩種觀點有關:(1)一是將「尊德性」、「道問學」或「居敬」、「窮理」並提。如第二條,「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尊德性」、「道問學」各有其存在的理據及入手方法;第三條亦謂二者一能「發明懇到」,一能「反身深察」,均「學者所當究心也」。第四、五條則將「居敬」、「窮理」視為朱、陸本來的工夫特色,二人雖能逐漸相互學習,但在此文脈中「居敬」、「窮理」原是兩套不同的工夫。(2)二是過於揚朱抑陸,如第六條原文云:「(陸子)

⁵⁸ 末「也」字,李信本與《篁墩文集》均作「乎」,參附錄一。

其教盡是畧下功夫,而無先後之序,而其所見又不免有知者過之之失,故以之自修雖有餘,而學之者恐有弊,是學者自當學朱子之學,然亦不必謗象山也。」此文雖要求學者「不必謗象山」,但揚朱抑陸顯然太甚。由於上引六條存在一貫的邏輯思維,隱約見得聶豹在刪校《道一編》時,除因不滿原書卷一「皆二公早年氣盛之語」而將之刪去,同時更對「尊德性」、「道問學」問題帶有一明確立場,並希望提升陸象山的地位。59

此外,聶豹雖刪去原書卷一及書中部分內容,但於書中提及原卷數、條目數處往往未隨之變更,造成前後文無法對應。如原書卷 3〈朱子與趙子欽書〉按語云:「按:以上四書,皆為辯無極而發,說見第一卷」(葉9下),五卷本未刪此數句(頁622),故所謂「說見第一卷」在五卷本中便無下落;原書卷 3〈朱子答劉季章書〉按語云:「今摘附于後,餘見第五卷」(葉14上),五卷本未將此處「第五卷」改為「第四卷」(頁624),故於五卷本「第五卷」中無法找到相應內容;原書卷 6 第二行云「此卷凡六條」(葉1上),五卷本刪去〈師山鄭氏與汪真卿書畧〉一條,僅存五條,然卷前仍作「此卷凡六條」(頁655),不符其內容。可見聶豹的校正不如想像中精細。目前坊間兩種據五卷本點校之《道一編》點校本,於上述聶豹之疏漏均未校出,勢必造成讀者疑惑。60

(三)由聶豹的刪削觀其對「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的看法

由於聶豹刪削內容多係原書「尊德性」、「道問學」並提之處,故有必要稍加比較程、聶二人於此觀點之異同,並針對聶豹之相關論點再加闡析,以彰顯其刪削《道

⁵⁹ 由二書之排版明顯可見程、聶對待朱陸態度之異。程敏政尊朱,故核心的3、4、5 三卷,凡朱子以外的文字均降一格,標題更冠以黑底之「附」字(李信本、李汛本皆然);聶豹五卷本則全不降格,「附」字不加黑底,顯然不欲突出朱子的地位,而冀圖使象山與之分庭抗禮。其〈重刻道一編序〉亦為象山抱屈,謂世人對朱子均「尊而信之,若蓍龜神明」,於象山卻「非惟不知信之也,群起而攻之者,若楊、墨、佛、老然」,此現象實「不知其所以也」。聶豹更讚揚象山道:「孔孟之學,孟子之後得象山而後明,象山之學得先師而益顯」、「後世疑象山之學為禪者,畢竟不知禪學作何狀,可笑可笑。」見明・聶豹:《聶豹集》,卷 3〈重刻道一編序〉,頁 47;卷 9〈答徐少初〉,頁 309;卷 9〈答董兆時〉,頁 314。

⁶⁰ 見吳明松點校本《道一編》頁 26、28、74、張健點校本《道一編》頁 34、36、74。

一編》的目的與意義。

程敏政編纂《道一編》,除欲證明朱、陸二人「早異晚同」的思想趨向,更嘗試藉朱子之名重新衡定「尊德性」、「道問學」的關係——「朱子之道問學固以尊德性為本」、「陸子之尊德性固以道問學為輔」。⁶¹此乃在接受將「道問學」、「尊德性」分別判予朱、陸的前提下加以調和:

夫「尊德性而道問學」二者,入道之方也。譬之人焉,非有基宇則無所容其身,終之為佃傭而已,德性者,人之基宇乎?基宇完矣,器用弗備,則雖日租于人而不能給,且非己有也,問學者,人之器用乎?蓋尊德性者,居敬之事;道問學者,窮理之功,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也。然有緩急先後之序焉。故朱子曰:「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然道問學亦不可不力」,其立言示法可當審矣。62

「學者當以尊德性為本,然道問學亦不可不力」,此即程氏認為的朱、陸二人「晚同」 之境界。程敏政雖謂二者「交養而互發,廢一不可」,但他以「尊德性」為「居敬之 事」,以「道問學」為「窮理之功」,因此二者本質明顯不同,前者是身心涵養,後 者是知識習學。下文定義更詳:

夫所謂尊德性者,知吾身之所得皆出於天,則無毫髮食息之不當謹,若《中庸》之「戒慎」、《玉藻》之「九容」是也。所謂道問學者,知天下無一事而非分內,則無一事而非學,如《大學》之「格致」、《論語》之「博約」是也。古之人自八歲以下悉入小學,其所學者大抵多尊德性之事,故至十有五歲則志氣堅定,德性之尊十且八九,然後入大學,而以格物為首事。63

此處將尊德性、道問學與小學、大學對舉,並類比道問學於朱子式的格致、博約,二者之一內一外亦已昭然。是以程氏雖高呼「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但他所期望的「一事」非二者本質上的統一,而只是合其目標於一,無論工夫之內外、先後,

⁶¹ 明·程敏政:〈道一編目錄後記〉,《篁墩程先生文集》,卷 16,葉 11 上-11 下。

⁶² 明·程敏政:〈送汪承之序〉,《篁墩程先生文集》,卷29,葉16上-16下。朱子原文作:「學者於此固當以尊德性爲主,然於道問學亦不可不盡其力。」見宋·朱熹:〈玉山講義〉,《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0),卷74,頁3592。

⁶³ 明·程敏政:〈答汪僉憲書〉、《篁墩程先生文集》、卷55、葉2上-2下。

均共同為德行修養服務:

大抵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如尊德性者制外養中,而道問學則求其制外養中之詳;尊德性者由中應外,而道問學則求其由中應外之節。⁶⁴

在此概念下,道問學依舊是知識的博求與吸收,但並非漫無目的四處探求,而是專門為尊德性找方法、找依據,所習得的知識可直接施用於尊德性。由於道問學的目標是為了更好地發揮尊德性的效果,藉此架構,程敏政將尊德性、道問學串聯成一套內、外並進的工夫,使二者合為一「本」一「輔」之一體。

聶豹雖也高揚尊德性,以為「學以尊德性,至矣」,但他對尊德性、道問學的理 解不盡同於程敏政,從其寫予王陽明的書信可見端倪:

《中庸》「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精一執中之傳,萬古聖學之原也。朱、陸之辯相持而不決者幾三百年,……德性者,良知也;道問學者,致知之功也,是故外德性而道問學者,必非學;外問學而尊德性者,奚以尊?心外有知,存外有致,皆不得其說也。65

聶豹於嘉靖 5 年(1526)起與陽明交往論學,兩年後陽明去世,故此信之寫作與其刊刻《道一編》的時間點(嘉靖 7 年)頗為接近,觀點應可互參。觀引文最末數句「外德性而道問學者,必非學;外問學而尊德性者,奚以尊」,似亦同程敏政欲糅合二者,但更應留意聶豹對二者之定義:「德性者,良知也;道問學者,致知之功也」,故其道問學並非單純的外在知識學習,而是將良知向外推擴的「致知」工夫,亦即德性之發揮、踐履(參考王陽明對「格物致知」的定義:「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66)。下文此意更為明白:

德性者,天德也,明德也,王道之本也;「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 在止於至善」者,尊德性而道問學也。克己以求仁,集義以養氣,慎獨以致 中和,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聖賢之所問學者言人人殊,然未聞有外德性

⁶⁴ 明·程敏政:〈答汪僉憲書〉、《篁墩程先生文集》、卷55,葉2下。

⁶⁵ 明·聶豹:〈啟陽明先生〉,《聶豹集》,卷8,頁 236-237。

⁶⁶ 明・王守仁:〈傳習錄中・答顧東橋書〉、《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卷2,頁45。

以為道者也!67

前述程敏政雖將道問學的目標指向尊德性,但具體執行方式仍是知識性的格物窮理;而聶豹的道問學非但無關知識習學,反同於「克己以求仁,集義以養氣,慎獨以致中和,定之以仁義中正而主靜」,是身心修養工夫的確實施行。故其所謂「尊德性」,只是認識到「明德」為身心修養之本;「道問學」則是德性之發揚、良知之推致,乃「明明德」的工夫。因此聶豹認為《中庸》原文「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數句,自「致廣大」以下均為「尊德性而道問學」的體現:

廣大也,精微也,高明也,中庸也,故也,新也,厚也,禮也,皆吾之德性 也。致也,盡也,極也,道也,溫而知也,敦而崇也,道問學之功也。⁶⁸

可見其道問學並非尋常定義下之格物窮理,而是專指德性實踐,於性質、目的、方法上均與尊德性緊密貼近,故尊德性、道問學二者在聶豹處實是本質上的合一,乃連貫而下不可分割之一體。⁶⁹

聶豹在撰於嘉靖7年的〈重刻大學古本序〉中亦詳闡道:

知之所發,莫非物也……忿懥、恐懼、好樂、憂患之得其正也,親愛、賤惡、 畏敬、哀矜、傲惰之協於則也,……夫是之謂格物也。⁷⁰

「物」係各種道德情感的體現,「格物」是將這些道德情感的發用導向正軌,即「道 問學」。故「道問學」和「格物」均與外在知識研習無涉,都是內在德性的實踐,「世 之論格物者,必謂『博極乎事物之理』,信如是,則孔門之求仁、孟子之集義,《中 庸》之慎獨,顧皆不及乎格物矣!」⁷¹誠如聶豹該年所撰其他文字云:

是故臣之忠也,子之孝也,女之貞也,性也;致命遂忠,戮力奉孝,隕生葆

⁶⁷ 明·聶豹:〈啟陽明先生〉,《聶豹集》, 卷 8, 頁 237。

⁶⁸ 明·聶豹:〈啟陽明先生〉,《聶豹集》,卷8,頁237。

⁶⁹ 按聶豹所釋,《中庸》此數句應斷句為:「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⁷⁰ 明·聶豹:〈重刻大學古本序〉,《聶豹集》,卷3,頁48。

⁷¹ 明·聶豹:〈重刻大學古本序〉、《聶豹集》,卷3,頁48。

貞,問學之功也。⁷²

「問學之功」不是向外學習考索忠、孝、貞等德性的知識與法則,只是「致命」、「戮力」、「隕生」,發揮、踐履心中固有德性而已。聶豹此時期對此問題念茲在茲,故其與張岳(1492-1552)的論辯中,「格物」詮釋的內、外取徑成為一大核心。⁷³

知此,綜合比較程、聶二人對尊德性、道問學之論述,共同處在於皆盡力拉近尊德性、道問學的距離,試圖論證二者是一非二。但二人對尊德性、道問學性質的理解差異甚大:程敏政的道問學即格物窮理,是知識性的學習,並承認朱、陸原先各據一端;聶豹則以之為道德實踐,仍屬身心修養一邊。是以論及二者的結合時,程敏政並未統一尊德性、道問學的工夫屬性,僅限縮知識學習的範圍及目的,使其為尊德性所用,二者歸併於「本、輔」的框架,不可偏廢,故其所謂「尊德性、道問學只是一事」的「一」,是指二者目的的一致;聶豹則轉化了道問學的性質並向內收攝,使之成為尊德性的推擴。換言之,程敏政所謂「尊德性為本輔之以道問學」,是緊密結合內外工夫,使德行、知識間的連結更為直截;而聶豹則是將二者均劃歸德行涵養,屏除了知識學問的作用,一意於身心作工夫。因此程敏政雖以尊德性為要,但尊德性、道問學可相提並論,重點在二者如何良好地交互運用;而在聶豹的脈絡下,道問學只是尊德性的擴大與落實,二者實為一事,因此不容過於並舉,否則將導致道問學的訓解走回「習於聞見之舊」⁷⁴的老路。

回頭檢視表三所列聶豹對《道一編》的刪削,第二、三、四、五條,或曰「尊德性、道問學各有所從入而致隆」,或曰二者均「學者所當究心也」,或曰窮理亦當精進,這些將「尊德性」、「道問學」或「居敬」、「窮理」分屬「身心修養」與「知

⁷² 明·聶豹:〈貞烈亭碑記〉、《聶豹集》、卷5、頁 109。

⁷³ 聶豹於福建期間多次與張岳往返論學,參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頁 226-227。聶豹寫予張岳的書信今已不存,從張岳的回信中顯示,聶豹主張「格物者,克去己私,以求復乎心之體也」,將格物向身心上收攝,並對讀書窮理多所批判;而張岳雖也承認「如讀書,不必泛觀博覽」,但其基本立場仍傾向以「知識一時未開,須讀古人書以開之」詮解格物,認為不當「諱言『窮理』二字」,仍貼近朱學立場。見明・張岳:〈答聶雙江巡按〉一至三,《小山類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卷6,頁 103-107。

⁷⁴ 明·聶豹:〈啟陽明先生〉,《聶豹集》,卷8,頁237。

識學習」的過度並提之論,都與聶豹的學術觀相抵觸。至於第一條:

但曾子三省忠信所以尊德性,傳習所以道問學;而朱子以忠信為傳習之本, 學者宜有味於斯言。

此處雖引朱子之說,謂「忠信為傳習之本」,對照前兩句的定義,似可等同於「尊德性為道問學之本」,但由於第二句已明白以知識習學意味濃厚的「傳習」定義「道問學」,自難獲得將道問學劃入身心工夫的聶豹青睞,因此上列諸條的消失,極可能反映了聶豹對「尊德性之學」的立場。

遍檢《道一編》原書,論及尊德性、道問學處,除上引六條遭聶豹刪去之外, 尚有三條獲得保留:

表四:獲五卷本保留之有關「尊德性、道問學」按語

序	六卷本	篇名	獲保留文字
號	卷數		
甲	卷 4	附陸子與包顯道	按:南軒先生嘗有書與二陸,論為學之大端,不出致知、力
		書,按語	行二者,且稱朱子「卓然特立,真金石之友。」殆聞其平日
			各主尊德性、道問學之說,而為之中處邪?【李汛本葉 17下
			-18 上;五卷本頁 639】
Z	卷 5	附陸子與趙詠道	按:草廬吳氏為國子司業,謂學者曰:「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
		書,按語	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問學不本於德性,其敝必偏於
			言語訓釋之末,故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庶幾得之。」草
			廬之言正朱子本意,學者宜考於斯。【葉3下-4上;頁647】
丙	卷 5	朱子答陳膚仲	按:即是觀之,則道問學固必以尊德性為本,而陸學之
		書,按語	非禪也明矣。【葉4下;頁647】

甲表面上是陳述張栻(1133-1180)調和朱陸的事實,但實際上所呈現的,是以「致知、力行」打破朱陸二家分據尊德性、道問學的態勢,使讀者有二者不可對等並存之感,並以致知、力行為為學工夫。**乙**在同意吳澄所言之餘,以「學必以尊德性為本」否定了「朱子於道問學之功居多,而陸子靜以尊德性為主」的分立局面。**丙**並未涉及二者的實質內涵,故文中強調的「學必以尊德性為本」恰亦能反映聶豹之訴求。正因為上引三條都未將尊德性、道問學並舉,並以尊德性、致知、力行為為學之本,均能為聶豹所用,因此存而未刪。

觀聶豹自述,其刪去原書卷一是因為「其於尊德性之學亦不甚切」,事實上他還對書中內容進行了不小的改動,並且這些改動也是圍繞他所認為「於尊德性之學亦不甚切」處展開,與其當時的思想傾向高度一致。由於五卷本《道一編》反映的是聶豹的思維,已非程敏政之原貌,因此五卷本《道一編》不當如各種圖書目錄、點校本僅標記為「程敏政撰」、「程敏政輯」,應於其後加上「聶豹刪校」,方能精確突顯其特殊性與價值所在。

以上所論,初步梳理了五卷本刪節原著的現象,聶豹的刪節非隨意為之,確實存在關乎「尊德性之學」的脈絡,與程敏政原書在形式、內容、旨意上均已不同。由此實可向外延伸出更多元的議題,如:嘉靖7年聶豹雖已與王陽明交往論學,卻於嘉靖9年始正式拜入王門,然則五卷本《道一編》中對「尊德性之學」的看法,究竟蘊涵多少陽明學的影響?聶豹日後漸離陽明宗旨,並於嘉靖20年以後發展出著名之「歸寂說」75,則五卷本《道一編》的思想與歸寂說的出現有否關聯?又,聶豹為何選擇刪改《道一編》而非他書以牽就己意?他對程敏政之學有何看法?福建係朱子家鄉,又是朱學重地,聶豹巡按福建,竟刊刻《道一編》與陽明《大學古本》訓迪諸生,此舉是否激起反彈?成效如何?以上議題均有深究之價值。由於本文主要處理《道一編》之版本異同問題,限於篇幅與主題,恕無法進一步開展,當另闢新篇結合聶豹之生平及思想演進再加闡析。76

⁷⁵ 黄宗羲將聶豹歸寂說的成形定於嘉靖 26 年 (1547) 至 28 年 (1549)的入詔獄期間,吳震據宋儀望所撰聶豹〈行狀〉及其他資料,認為歸寂說「開始形成於 1537 年 (嘉靖 16 年)左右,定形於 1542年 (嘉靖 21 年)左右。」見清・黄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卷 17〈江右學案二・貞襄聶雙江先生豹〉,頁 370;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頁 105-114。

⁷⁶ 筆者已有兩篇會議論文〈從五卷本《道一編》看聶雙江的早年思想〉、〈聶雙江的早年思想及其與歸寂說的關係〉初步考察相關問題,修訂完善後將投稿期刊發表。(分別宣讀於「香港理工大學孔子學院中國歷史文化研究中心第一屆明清歷史研討會」,香港:香港理工大學,2015.11.26;「2016 年『近世儒學與社會』研究工作坊論文發表會」,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16.12.9。)

五、小結

《道一編》是明儒程敏政的重要著作,其藉文獻考據論證朱陸二人的學術思想「早異晚同」,在宋明理學史中影響深遠。目前可見的《道一編》有三種版本,但學界對此認識不深,這對於程敏政、《道一編》、乃至明代朱陸異同問題的理解都將形成阻礙。本文之作正為解決此瓶頸。

經本文考察,可知目前可見的《道一編》三種版本中,李信刻本應為弘治3年的程敏政原本,李汛刻本則為稍後之重刻,二者均為六卷本,最大的差異在於李汛本修改了目錄中卷二首二篇的題目,並於卷二內文中添入了「附虛谷方氏跋絜齋年譜略」一篇;五卷本為嘉靖7年聶豹於福建巡按任上據李汛本重加校刊,除刪去原書卷一外,更刪削了書中部分內容,如此舉措與其當時對尊德性、道問學問題的看法密不可分。

目前坊間常見的《道一編》點校本,底本悉為五卷本,編者亦均冠名程敏政。 透過本文研究,可確知五卷本經聶豹刪削後,反映的是聶豹對尊德性、道問學的所 思所學,與程氏原書已有不同。由於理學中重要的「朱陸異同」論涉及對尊德性、 道問學工夫的詮釋,而由六卷本、五卷本《道一編》出發,所得結論或將異趨,故 日後研究不應援引點校本《道一編》討論程敏政的相關問題;而在採用六卷本時, 亦能正確選用屬於程敏政原本的李信本,而非後出之李汛本。

附論:第四種《道一編》?

楊守敬(1839-1915)《日本訪書志》著錄「《道一編》六卷,明弘治二年刊本」,並抄錄程〈序〉全文⁷⁷,似乎《道一編》復有一更早之「弘治二年刊本」。然遍檢目前各大圖書館目錄,未見標註「弘治二年刊本」的《道一編》,故吳長庚主編之《朱陸學術考辨五種》曰:「楊守敬所見弘治二年刻本,國內已不見藏。」⁷⁸然觀楊氏之

⁷⁷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7〈道一編六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30冊,頁596-597。

 $^{^{78}}$ 吳明松:〈道一編點校說明〉,收入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考辨五種》(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 2000), 頁 4 。

文可知,其標註「弘治二年刊本」的依據,係後引之程敏政〈序〉,程氏於〈序〉末 自題「弘治二年……程敏政書」,故云然。據前文可知,事實上《道一編》係由李信 初刊於弘治3年底,不可能有「弘治二年刊本」,弘治2年只是程敏政撰序的時間。 因此不能僅因楊守敬題為「弘治二年刊本」,便遽下判斷,謂「弘治二年刻本國內已 不見藏」。

雖則如此,楊氏所記實隱藏更大的問題。楊氏云:

此書《四庫》箸錄在「存目」中,稱其「不箸撰人名氏」,因陳建《學蔀通辨》中有「程篁墩箸《道一編》」云云,知為程敏政作。今是本篇明有敏政自序,《四庫》本缺之耳。今錄于左。79

楊氏描述完《四庫提要》對《道一編》的載錄後,謂其手邊之《道一編》「明有敏政自序」,是一完整無缺的全本,與四庫館臣所見之「殘本」不同,為證明其說不假,遂抄錄其擁有之《道一編》書首〈序〉文以為明證。余嘉錫(1884-1955)《四庫提要辨證》大幅摘引楊氏此條,補充《提要》對《道一編》的論述。⁸⁰然仔細比勘楊氏所錄之〈道一編序〉,其文字竟異於今所見兩種六卷本、乃至聶豹五卷本《道一編》,反與程氏文集所收一致。詳參下表:⁸¹

表四:三種〈道一編序〉比較

三種《道一編》	《篁墩程先生文集》	楊守敬抄〈道一編序〉
屢有見于支離之弊	屢 自咎夫 支離之失	屢自咎夫支離之失
拳拳致意	拳拳敬服	拳拳敬服
深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	深取有于孟子「道性善」、「收	深取于孟子「道性善」、「收放
心」之兩言	放心」之兩言	心」之兩言
朱子晚年所以兼收陸子之學	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	朱子晚年所以推重陸子之學
誠不在南軒、東萊之下	殆出于 南軒、東萊之右	殆出于 南軒、東萊之右

⁷⁹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7〈道一編六卷〉,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30冊,頁596。

⁸⁰ 見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卷 10〈道一編六卷〉,頁 528-529。

⁸¹ 見明・程敏政:《道一編》(李信本),〈道一編序〉,頁 509-510;明・程敏政:《道一編》(李汛本),〈道一編序〉,葉1上-4上;明・程敏政編,明・聶豹刪校:《道一編》(五卷本),〈道一編序〉,頁 613;明・程敏政:〈道一編序〉,《篁墩程先生文集》,卷 28,葉 14下-15上;楊守敬:《日本訪書志》,卷 7〈道一編六卷〉,頁 596-597。

揆諸上表,《道一編》無論何種版本,書前程〈序〉與程氏文集所收者有五大差異(箇中原因現已難考),其中第三條之「有」字於此句語法文意中可有可無,不能排除是無意間的疏漏;其餘四處顯均推敲後之刻意修改,語意截然不同。楊守敬謂此〈序〉錄自其手邊之《道一編》,卻在四個關鍵異同處全同於文集版之〈道一編序〉,故若非楊氏真有一不同於三種《道一編》的第四版本,則此條之真實性實堪懷疑。覽楊氏《日本訪書志》,絕大多數條目會記載該書之版本資訊,如版式、行款、首題、次題、避諱、印記、牌記、刊刻、字體、文字正誤、內文編排、冊數、裝幀等等,完整程度雖不一致,但必有涉及;然這些重要資訊本條卻全然未載,倘此書真堪補正《四庫提要》,不應闕漏如是。

設楊氏之《道一編》果真存在,由於其〈序〉竟不同於流傳已久的三種《道一編》,而同於程敏政文集,則此第四種版本內文之差異或亦不小,極可能是程氏晚年修改之定本,必定彌足珍貴;反之,則不能排除下列兩種可能:一是此書原缺書前程〈序〉,楊氏或之前的收藏者自《篁墩程先生文集》中抄出補於書前;二是楊氏未見原書,徒據程氏文集或其他來源抄錄文集版〈道一編序〉,藉宣稱此書具有改正《四庫提要》的價值,以自抬其藏書身價。⁸²無論如何,在未能排除上述疑點之前,實不應驟下斷語,認為楊氏藏有與三種《道一編》不同的第四種《道一編》。⁸³

⁸² 葉德輝云:「宜都楊守敬,本以販鬻射利為事,故所刻《留真譜》及所著《日本訪書志》,大多原翻雜出,魚目混珠。蓋彼將欲售其欺,必先有此二書,使人取證,其用心固巧而作偽益拙矣!」此攻擊或嫌過激,未必可信,但也透露了當時藏書家可能採取的一種運作模式。見葉德輝:〈近人藏書侈宋刻之陋〉,《書林清話》(臺北:世界書局,2011),卷10,頁270。

⁸³ 筆者曾遍檢《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及《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所收之兩種《觀海堂書目》,均未發現《道一編》。固然這幾本目錄非楊氏藏書之全貌,然此情況還是有一定程度的參考價值。見何澄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收入嚴靈峯編:《書目類編》第38冊(臺北:成文出版社,1978);楊守敬編:《觀海堂書目》,收入林夕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10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關於楊守敬藏書的著錄及流傳情況,參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頁43-52。

附錄:《道一編》兩種六卷本內文對勘表

- 1. 以下為《道一編》李信本、李汛本內文對勘,括弧內為頁碼。尾欄附列聶豹 五卷本之相應情況,聶豹刪去未載者標「\」。
 - 2. 李信本、李汛本欄位,其文字與原始文獻相同者加底色,以便辨識。
 - 3. 相關文獻出版資料如下:

宋·朱熹:《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20-25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宋·陸九淵:《象山先生文集》,收入《宋集珍本叢刊》第 63 册,北京:線 裝書局,2004,影印明成化刻本。

宋·馬永卿編:《元城語錄》,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萬曆 45 年[1617]魏知縣區 龍禎刊本。

宋·朱熹編:《三朝名臣言行錄》,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四部叢刊 影印上海涵芬樓借海鹽張氏涉園藏宋刊本。

宋·張栻:《南軒先生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廣漢知州繆輔之刊本。

元·虞集:《道園學古錄》,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66,四部備要據明刊本校刊。

元·鄭玉:《師山先生文集》,收入《元史研究資料彙編》第 64 冊,北京:中華書局,2014,影印明刻本。

元·趙汸:《東山存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1 册,臺北:臺灣 商務印書館,1983。84

明·程敏政:《道一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6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影印南京圖書館藏明弘治3年[1490]李信刻本。

明·程敏政:《道一編》,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李汛本]。

⁸⁴ 由於目前在臺灣各大圖書館尚未找到《東山存稿》更好的版本,故此處暫用《四庫》版,待日後得 見其他善本再行替換。

明·程敏政編,明·聶豹刪校:《道一編》(五卷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 叢書》子部第 6 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1997,影印明嘉 靖 31 年[1552]刻本。

一、卷一

篇名	李信本	李汛本	差異	原始文獻	五卷本作
朱子答陸子書	不識老兄以為如何(519)	不識老兄以為何 如(17 上)	如何→何如	《朱子文集》頁 1570	
陸子答朱子書	今一旦以切 뺲 而 知其非(520)		嗟→磋 此為可逕改 之明顯錯誤	《象山文集》頁 547	
	即更脫灑磊落 (520)	即 使 脫灑磊落 (19 下)	更→便	《象山文集》頁 547	

二、卷二

篇名	李信本	李汛本	差異	原始文獻	五卷本作
附虚谷方氏跋絜齋 年譜略	無	(5上-6下)	李汛本多此 篇,前後無按 語		同李信本

三、卷三

篇名	李信本	李汛本	差異	原始文獻	五卷本
					作
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語	指集子也(529)	指諸子也(529)	朱→諸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篁墩文集》卷 38,葉4下。	朱
朱子答蔡季通書, 按語	蓋朱子直以其主 尊德性之說太過 (531)	蓋朱子直以為主 尊德性之說太過 (6上)	其→為	《篁墩文集》卷 38,葉4下	其

附陸子與朱子書	劉定夫氣稟屈強恣睢(532)	劉定夫氣質屈強 恣睢(10下)	稟→質	《象山文集》頁 612	稟
附陸子與曾宅之書	使生在治古盛時 (534)	使生在弘古盛時 (14 下)	治→弘 李汛本或因 當時「弘治」 常連用而誤 刻	《象山文集》頁 537	治
	1 10/2017	「先行」之,「予 欲無言」之訓, 所以覺之者屢夫 矣(15 下)	□→夫 李汛本漏刻 首「訓」字; 「夫」字或錯 認李信本」 行上「ム」 「夫」 字而衍	《象山文集》頁 538)。	同李信本
	豈所謂源泉混混 (534)	豈所會源泉混混 (16上)	謂→會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象山文集》頁 538	謂
朱子與黃直卿書, 按語	· 予思傳孟子 (535)	停 思傳孟子(19 上)	子→仔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篁墩文集》頁卷 38,葉5下	子
附陸子與張輔之書	知道者則皆自負 其有道有德,人 亦以為有道有 德,豈不甚可謂 哉(536)	知道者則皆自負 其有道有德,豈 不甚可謂哉(21 下)	李汛本缺「人 亦以為有道 有德」八字	《象山文集》頁 551	同李信本
附陸子記荊國王文 公祠畧	前世伏臣(538)	前世大臣(27上)	伏→大 此為可逕改 之明顯錯誤	《元城語錄》卷 上,葉 14 上、《三 朝名臣言行錄》頁 350 ⁸⁵	大
朱子答項平父書	更須寬 平 其心 (538)	更須寬 十 其心 (29 下)	平→十 李汛本顯漏 刻筆劃	《朱子文集》頁 2541	平
附陸子答劉深甫書	於其所 · 色通曉者 (540)	於其所以通曉者 (34下)	已→以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象山文集》頁 550	口
	失己滯物之智 (540)	失己物之智 (34下)	已→ ■ 李汛本為墨	《象山文集》頁 550	滯

⁻

⁸⁵ 《道一編》此處及下段引文抄自朱熹編《三朝名臣言行錄》,而《三朝名臣言行錄》所載係錄自《元 城語錄》。

		1 !
		1 !
	J	i i
		i i
		1

四、卷四

篇名	李信本	李汛本	差異	原始文獻	五卷本作
朱子答張敬夫書, 按語	然 未 子他日又謂 (541)	然諸子他日又謂 (1下)	朱→諸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朱子文集》頁 1349	朱
附陸子與包詳道書	又以詳道力以本 無事之說排之 (542)	又以 <mark>祥</mark> 道力以本 無事之說排之(4 下)	刻同音形近 字	《象山文集》頁 572	詳
朱子與劉子澄書, 按語	殆必有豪釐之差 (544)	殆必有毫釐之差 (9下)	豪→毫 此為期顯卷之 。 李八本子, 《朱子, 《朱子, 《秦子, 《秦子, 《秦子, 《秦子, 《秦子, 《秦子, 《秦子, 《秦	《篁墩文集》卷 38,葉7上 ⁸⁶	毫
朱子與呂伯恭書	其言雖 亡 轉步 (545)	其言雖 以 轉步 (12下)	已→以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朱子文集》頁 1505	己
附南軒張氏答陸子 書	相與切 嗟 究之 (頁 547)	相與切磋究之	嗟→磋 此為可逕改 之明顯錯誤	《南軒文集》頁 卷 26,葉 14上	磋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 文	僅尺書之兩通 (549)	僅尺書 市 兩通 (24 上)	之→而 李汛本或涉 下「兩」字而 誤		之
	曾 往 使之未返 (549)	曾 柱 使之未返 (24 上)	往→枉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形近 字	《朱子文集》頁 4078	往
朱子祭陸子壽教授 文,按語	淳熙八年 一 月 (549)	淳熙八年 <u></u> 月 (24 下)	一→二 同卷前引〈朱 子跋白鹿洞	《篁墩文集》卷 38,葉7下	

^{86 《}篁墩文集》標題作「書朱子與陸子靜書」,誤,應作「書朱子與劉子澄書」。

			書堂講義〉明 云:「淳熙辛 丑二月」,可 逕改		
朱子表曹立之墓略	又 <mark>沈忽下趨高</mark> (550)	又 遠 忽下趨高 (29 上)	況→恐 李汛本顯誤 刻音近字	《朱子文集》頁 4176	況
附陸子與唐司法書	不 弘 孔子之門戶 (552)	不恵孔子之門戶 (35 上)	私→思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象山文集》頁 619	私

五、卷五

篇名	李信本	李汛本	差異	原始文獻	五卷本作
朱子答項平父書, 按語	書附	書附左(2上)	于→□ 李汛本顯漏 刻「于」字	《篁墩文集》卷 38,葉8上	于
附陸子論學問求放 心		理無是也而至於 有事,是豈可以 不論其故哉(6 上)	是→事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象山文集》頁 697	是
朱子答呂子約書, 按語	鞭策漆礪(559)	鞭策砕礪(20下)	淬→碎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形近 字,並涉下 「礪」字偏旁 而誤	《篁墩文集》卷 38,葉 9 下 ⁸⁷	淬
朱子答符復仲書, 按語	將所謂一而二、 二而一者 · (559)	將所謂一而二、 二而一者也(22 上)	乎→也	《篁墩文集》卷 38,葉9下	乎

六、卷六

篇名	李信本	李汛本	差異	原始文獻	五
					卷
					本
					作
道園虞氏跋朱先生	豈是槁木死灰	豈是稿木死灰(2	槁→稿	《道園學古錄》	槁

^{87 《}篁墩文集》標題作「書朱子答陸子靜七書」,誤,應作「書朱子答呂子約書」。

答陸先生書	(561)	下)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形近 字	卷 40,葉9下	
師山鄭氏與汪真卿 書略		而見所見又不免 有知者過之之失 (6下)	其→見 李汛本顯涉 下「見」字而 誤刻	《師山文集》頁 316	
	(562)	高明以為 أ 如(6 下)		《師山文集》頁 317	
東山趙氏對江右六君子策略	休寧人(563,標 題下小字)	標題下小字)	□→縣 此卷標題 明新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一大		同李信本
	然 ද 子之學 (563)	然諸子之學(7 上)	朱→諸 李汛本顯誤 刻同音字	《東山存稿》頁 191	朱
		幼聞伊川之言若 湯武者(7下)	我→武 原文作「若傷 我者」,李信 本「傷」訛作 「湯」,李汛 本臆校改 「我」為「武」	《東山存稿》頁 191	傷我

徵引文獻

一、原典文獻

- *宋·朱熹:《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傑人等編:《朱子全書》第 20-25 冊,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
 - 宋·陸九淵:《象山先生文集》(成化本),收入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第63冊,北京:線裝書局,2004。
 - 宋・陸九淵:《象山集》(嘉靖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79。
 - 宋・楊簡:《慈湖先生遺書》,濟南:山東友誼書社,1991。
 - 元·趙汸:《東山存稿》,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第 1221 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
 - 明·王守仁:《王陽明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
 - 明·王圻:《續文獻通考》,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761-767 冊,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計,1995。
 - 明·宋儀望:《華陽館文集》,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第 116 冊,臺南: 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7。
 - 明·李東陽等撰,明·申時行等重修:《大明會典》,揚州:廣陵書社,2007。
 - 明·張岳:《小山類稿》,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3。
 - 明·陳建:《學蔀通辨》,臺北:廣文書局,1971。
 - 明·焦芳等纂:《明孝宗實錄》,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62。
- *明·程敏政:《篁墩程先生文集》,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正德 3 年[1508]徽州知府 何歆刊本。
- *明·程敏政:《道一編》,李汛本,臺北國家圖書館藏明刊本。
- *明·程敏政:《道一編》,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子部第936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5。
- *明·程敏政編,明·聶豹刪校:《道一編》(五卷本),收入《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第6冊,臺南:莊嚴文化事業有限公司,1995-1997,影印明嘉靖31年

[1552]刻本。

- 明·程敏政輯,吳明松點校:《道一編》(五卷本),收入吳長庚主編:《朱陸學術 考辨五種》,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2000。
- 明•程敏政輯,張健點校:《道一編》(五卷本),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
- 明·費宏:《費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明·鄭曉:《吾學編》,收入北京圖書館古籍出版編輯組編:《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 叢刊》史部第 12 冊,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
- *明·聶豹:《聶豹集》,南京:鳳凰出版社,2007。
 - 清·丁仁:《八千卷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1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計,1995。
 - 清·丁丙:《善本書藏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7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 清·永瑢:《四庫全書總月》,北京:中華書局,2003。
 - 清·朱彝尊:《竹垞行笈書目》,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5冊,臺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89。
 - 清·朱彝尊:《潛采堂書目四種》,收入《叢書集成續編》第5冊,臺北:新文豐 出版公司,1989。
 - 清·宋定國、謝星纏:《國史經籍志補》,收入《明史藝文志廣編》第4冊,臺北: 世界書局,1976。
 - 清·沈初等撰:《浙江采集遺書總錄》,收入中國書店出版社編:《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2冊,北京:中國書店,2008。
 - 清·范邦甸:《天一閣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0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徐乾學:《傳是樓書目》,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20冊,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1995。
 - 清·張廷玉等撰:《明史》,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清·嵇璜:《續文獻通考》,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0。

- 清·嵇瑞:《續誦志》,杭州:浙江古籍出版計,2000。
- 清・黃之雋等編:《(乾隆)江南通志》,臺北:華文書局,1967。
- 清•黃宗羲、黃百家原著,清•全祖望修定:《宋元學案》,臺北:廣文書局,1979。
- 清·黃宗羲:《明儒學案》,北京:中華書局,2008。
- 清・黃虞稷:《千頃堂書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 清·萬斯同:《明史》,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 324-331 冊,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計,1995。
- 清·閻若璩:《潛邱箚記》,收入清代詩文集彙編編纂委員會編:《清代詩文集彙編》 第 141 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 中國古籍總目編委會編:《中國古籍總目》,北京:中華書局;上海:上海古籍出版計,2013。
- 天津圖書館編:《(稿本)中國古籍善本書目》,濟南:齊魯書社,2003。
- 王重民:《中國善本書提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
- 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編:《江蘇省立國學圖書館圖書總目》,臺北:廣文書局,1970。
- 何澄一編:《故宮所藏觀海堂書目》,收入嚴靈峯編:《書目類編》第38冊,臺北: 成文出版社,1978。
- 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
- 杜澤遜:《四庫存目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 翁連溪編校:《中國古籍善本總目》,北京:線裝書局,2005。
- 國立中央圖書館編:《國立中央圖書館典藏國立北平圖書館善本書目》,臺北:國立中央圖書館,1969。
- 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收入《續修四庫全書》史部第930 冊,上海:上海古籍 出版社,1995。
- 楊守敬編:《觀海堂書目》,收入林夕編:《中國著名藏書家書目匯刊》近代卷第 10冊,北京:商務印書館,2005。
- 葉德輝:《書林清話》,臺北:世界書局,2011。

二、近人論著

王叔岷:《斠讎學(補訂本)附斠讎別錄》,北京:中華書局,2007。

石祥:《杭州丁氏八千卷樓書事新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何威萱:《程敏政(1445-1499)及其學術思想:明代陽明學興起前夕的學術風氣研究》,香港:香港理工大學中國文化學系博士論文,2013。
- *何威萱:〈從「傳經」到「明道」:程敏政與明代前期孔廟從祀標準的轉變〉,《臺大歷史學報》56(2015.12),頁35-86。
 - 何威萱:〈寂寞的神童——明儒程敏政生平要事考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63 (2016.7),頁 91-122。
 - 何威萱:〈明中葉孔廟祀典嬗變的理論基礎:程敏政的〈奏考正祀典〉及與張璁孔廟改制觀的異同〉,《清華學報》47:1(2017.3),已通過審查,即將刊登。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12。

* 吳兆豐:〈元儒趙汸的遊學、思想特色及其治學歷程〉,《中國文化研究所學報》51 (2010.7), 頁 25-50。

吳震:《聶豹、羅洪先評傳》,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1。

李國慶編:《明代刊工姓名全錄》,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侯外盧、邱漢牛、張貴之主編:《宋明理學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柳詒徵:《國立中央大學國學圖書館小史》,收入《清末民國圖書館史料彙編》第 20 冊,北京:國家圖書館,2014。

胡述兆:〈我對國家圖書館的一些期望〉,《國家圖書館館刊》102:1(2013.6), 頁 11-17。

張恭銘:〈南宋至元的朱陸和會思想〉,《孔孟月刊》35:9(1997.5),頁15-21。

郭沫若:《青銅時代》,重慶:文治出版社,1945。

陳登原:《古今典籍聚散考》,上海:上海書店,1983。

陳榮捷:《朱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牛書局,1988。

趙飛鵬:《觀海堂藏書研究》,臺北:花木蘭文化工作坊,2005。

*劉成群:〈元代新安理學的四個「轉向」〉、《漢學研究》29:4(2011.12),頁 167-199。

劉勇:《中晚明士人的講學活動與學派建構——以李材(1529-1607)為中心的研究》,北京:商務印書館,2015。

錢存訓:《留美雜憶:六十年來美國生活的回顧》,臺北:傳記文學,2007。

Hung-lam Chu (朱鴻林), "Intellectual Trends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Ming Studies* 27(1989): pp. 1-33.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Selected Bibliography

- [Ming] Cheng Min Zheng, Dao Yi Bian [The Book of ONE WAY], in Xu Xiu Si Ku Quan Shu [The Continuation of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Vol. 936,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1995).
- [Ming] Cheng Min Zheng, Dao Yi Bian [The Book of ONE WAY], published by Li Xu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Ming] Cheng Min Zheng, Huang Dun Xian Sheng Wen 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Mr. Huang Du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Ming*] Cheng Min Zheng, [*Ming*] Nie Bao, *Dao Yi Bian* [The Book of ONE WAY], the five-scroll edition, in *Si Ku Quan Shu Cun Mu Cong Shu* [Category of General Catalogue of the Imperial Collection of Four] Vol. 6, (Tainan: Zhuangyan Cultural Company, 1995-1997).
- Ho Wei Hsuan, Cheng Min Zheng (1445-1499) Ji Qi Xue Shu Si Xiang: Ming Dai Yang Ming Xue Xing Qi Qian Xi De Xue Shu Feng Qi Yan Jiu [Cheng Min Zheng's (1445-1499) Scholarship and the Intellectual Landscape and Climate for the Rise of Wang Yang Ming's Philosophy], (Hong Kong: Ph.D diss., The Hong Kong Polytechnic University, 2013).
- Ho Wei Hsuan, "Cong Chuan Jing Dao Ming Dao: Cheng Min Zheng Yu Ming Dai Qian Qi Kong Miao Cong Si Bian Zhun De Zhuan Bian" [From "Academic Achievement" to "Moral Conduct": Cheng Min Zhe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Criteria of the Confucian Temple Canonization in the Early Ming], in *Tai Da Li Shi Xu Bao* [Historical Inquiry], Vol. 56, (Sep. 2015), pp. 35-86.
- Liu Cheng Qun, "Yuan Dai Xin An Li Xue De Si Ge Zhuan Xiang" [The Four Changes of Direction by the Xin'an Neo-Confucians during the Yuan Dynasty], in Han Xue Yan Jiu [Chinese Studies], Vol.29: 4, (July, 2010), pp. 167-199.
- [Ming] Nie Bao, Nie Bao Ji [The Collected Works of Nie Bao], (Nanjing: Fenghuang Press, 2007).
- Wu Zhao Feng, "Yuan Ru Zhao Pang De Yiu Xue, Si Xiang Te Se Ji Qi Zhi Xue Li Cheng" [The Tours, Thought and Course of Learning of the Late-Yuan Confucian Scholar

- Zhao Pang], in *Zhong Guo Wen Hua Yan Jiu Suo Xue Bao* [Journal of Chinese Studies], Vol.51, (July, 2010), pp. 25-49.
- [Song] Zhu Xi, Hui An Xian Sheng Zhu Wen Gong Wen Ji [The Corpus of Zhu Xi], ed. by Zhu Jie Ren, Zhu Zi Quan Shu [Zhu Xi complete works], Vol. 20-25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 Hefei: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2).